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漱石早期作品中繪畫之投影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2-2411-H-002-023-

執行期間：92年08月01日至93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范淑文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3 年 11 月 3 日

92 年個人型計畫報告

計畫名稱： 漱石早期作品中繪畫之投影

計畫主持人： 范淑文

計畫編號： NSC92-2411-H-002-023

計畫期間： 92 年 08 月 01 日 ~ 93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類別： B 類 一般 個人型計畫

一.研究計畫目標：

本研究計畫係本人近幾年從事之「漱石作品中南畫投影」之一延續，目標定為擴展研讀作品，本年度除繼續探討『一夜』外，另鎖定『三四郎』『虞美人草』為主要對象，與過去研究過之『草枕』『一夜』等作比較，(1)檢視作品中繪畫投影與否？(2)論證該繪畫投影屬西畫或南畫？(3)探索該繪畫投影所代表之意義。

二.研究計畫執行過程：

92 年 8.9 月 研讀比較『三四郎』與『一夜』中繪畫投影之異同，著手〈『三四郎』試論〉之小論文並投稿於『台大日本語文研究 5』。

92 年 12 月 研讀『虞美人草』分析作品中與繪畫相關連之部分，查閱漱石『文學論』、手札等資料，及當時畫壇間南畫之定義及特質，比較漱石與畫壇間對南畫之理解，最後將『虞美人草』中檢視出之繪畫部分與南畫作比較。

93 年 4 月 於「台灣日本語文學會」作口頭發表。

93 年 8 月 整理『虞美人草』研究一文投稿於『台大日本語文研究 7』。

三.研究計畫執行成果：

(a)『一夜』 -

作者透過劇中人物之雙眼，細膩地勾勒出一幅南畫邀請讀者共同玩味。畫框內上方大片留白處代表天、下方插著荷花荷葉之花瓶部分代表地、由屋樑上延著細絲垂下來之蜘蛛代表天地間之生物，其間之比例、構圖等與南畫完全吻合，天、地、物融合一體之南畫象徵小宇宙，是如此之寧靜、祥和、協調，正是漱石自幼即嚮往之仙鄉境界，透過此小宇宙之玩味，作者暗示了禪意，宇宙間之哲理。

(b) 『三四郎』 -

漱石在『三四郎』中塑造了自我意識強烈的女主角美彌子，然而代表受西洋文化薰陶的新女性美彌子卻在追求自由戀愛的過程中大受創傷，終於以傳統式婚姻向青春道別。漱石當然也不忘在美彌子的描寫上大量運用了繪畫的手法，甚而承襲了『草枕』的模式，也為美彌子留下了題名為『森林之女』的畫像。透過三四郎的眼睛讀者看到了美彌子站在大學池畔小山丘的倩影。美彌用手遮住刺眼陽光的撩人姿態，凡此種種之構圖與『草枕』之那美如出一轍，漱石在此極盡發揮了西畫的知識，藉由形似西洋美女之塑造突顯新女性美彌子的自我意識強烈之個性。在這次的『三四郎』研究當中或許被美彌子濃厚的西洋包裝以及週遭配備的近代化建築等之描寫所吸引，筆者無暇顧及南畫要素是否隱藏其間，此點有待日後再仔細思索。

此外，筆者注意到除了「森林之女」美彌子外，雲彩、天空等也是『三四郎』中不可忽視的景物描寫。第二章美彌子離去後隨即出現於三四郎面前的野野宮仰望天空，對三四郎讚嘆雲彩之美，其後的章節中美彌子或單獨、或與三四郎、或三四郎單獨凝視雲彩之場景不時出現。漱石在『文學論』中曾提及酷愛雲彩，同時也對『近代畫家論』的作者 Ruskin 的雲彩論調深表贊同，因此筆者對『三四郎』中雲彩描寫是否發揮了印象派之手法深感興趣，期能對漱石與繪畫關係之理解有所助益，不過在分析各雲彩之描寫場景後，得到結論是雲彩之實質描寫所佔篇幅甚少、印象畫派之投影極為薄弱。不過卻意外地發現『三四郎』出現之雲彩

與漱石漢詩中雲彩之意義有異曲同工之妙，很明顯地是借用了王維、李白等中國詩人之雲彩寓意的部分。

筆者比較各雲彩出現時主人翁之心理描寫、前後內心之變化，注意到「理想鄉」「憂愁」「洗滌煩憂」等漢詩中常使用的雲彩功能在此被發揮的淋漓盡致。漱石更甚而把雲彩視為象徵逝去的男女間戀情的回憶，筆者將此分析整理投稿於『台大日本語文研究 5』。

(c) 『虞美人草』 -

『虞美人草』的繪畫相關研究當中，視線多半集中於女主角藤尾及藤尾死去時屋內擺設之屏風等，有將藤尾視為拉斐爾前派系列畫家筆下女性之研究、也有分析屏風之描寫而將之比擬為江戶時代光琳派畫家酒井抱一代表作品重現之研究。

筆者將研究重心置於甲野父親的畫像以及懸掛此畫像之甲野房間這片空間。雖然從甲野之敘述來看，父親的畫像極有可能是西畫，但筆者參考漱石當時曾經往來之繪畫評論大家瀧精一之各項著述、當時美術雜誌『國華』中刊載之評論，確認南畫、文人畫之關係、南畫之定義、特質，其次查閱漱石留下各項回憶錄、言談等所提及之南畫實質，最後檢視『虞美人草』中甲野父親畫像之特色、甲野面對南畫之心境等並與前兩項所言南畫性質做一比較。結果發現甲野父親畫像乍看似西畫，然細讀其間描寫與瀧精一所提南畫中標榜的「神韻」內涵相仿；放下窗簾、顯得陰沉黑暗的甲野房間、甲野的坐姿、內心世界與漱石回憶錄中提及之南畫原始體驗幾乎一致。因此筆者論證『虞美人草』一作中，甲野父親畫像以及與外界隔絕之甲野房間，雖然不見燦爛的陽光、門戶深鎖、但對甲野來說卻是身心得以紓解、與父親----唯一感覺有歸屬感之對象----得以交心之唯一空間，藉著與父親之交心，甲野不再孤獨，換言之就是恢復了與他者間的連帶感，對甲野而言是另一形式之南畫象徵、甲野內心南畫之表象。

四.今後之課題：

- (a) 『三四郎』中繪畫、尤其是隱藏性的南畫之探討，這次之研究計畫期間，或許由於時間倉卒、或是分析不夠徹底，致使結果與預期有一段差距，實為一大遺憾，今後將繼續深入探討，期能再補全『三四郎』繪畫方面之研究。
- (b) 研究觸角繼續延伸至『夢十夜』中第一夜等作品中女性之描寫，並與『草枕』『一夜』『三四郎』等作品中之女性做一全盤性探討，期能藉由繪畫投影之觀點使漱石筆下女性之特質更明朗化。